

初夏

姚玲君

桃花、李花、杏花都已次第开过，叶片儿从绽放的鹅黄，到嫩绿，到新绿，再到挤挤挨挨的绿云一片，初夏在这绿肥红瘦里悄然而至。

它踮着脚，是个害羞的姑娘，在树叶间和你捉迷藏。阳光是她顾盼间的明眸，东一点，西一点从厚实实的叶子间漏到地面。

你在抬头追逐着这些光斑时，会发现叶间那些冒头的小果子儿们，也睁开了惺忪的睡眼，赶趟儿地生长。舌尖似乎有一种甜蜜的味道，仿佛那些阳光已提前酿制出成熟的果实，唤起了人们记忆里的味觉。

夏天再深些的时候，这些披着绿衣的小果子们就会换上红色或者黄色的新装……当然那是盛夏的事了，此时还早，还可以再在温柔的初夏里，在叶片间缱绻一回。

南国的夏天，是从栀子花开的时候开始

的。它静静地等待着那朵栀子花开，不急不躁。

栀子花的花苞起初像一块碧玉，绿莹莹地躲在叶间，得仔细地搜寻才能看到。一日复一日，好似没有什么变化。

突然在某天，你再去看它时，花苞变成了白绿相间，像一个个小寿桃一样，只是那桃尖儿不是红色，却是一丝儿一丝儿的绿，缠绕着。花苞儿硬挺硬挺的，积攒着一股力量，似乎知道有人在等着它。

那些白色越来越多，绿色越来越淡……终于，在清晨，它在初夏的阳光里绽放，如玉如雪，馨香扑鼻。

初夏里，毛衫是裹不住的，就算是夹衣，也好像闷热了些。长袖的衬衫也得挽起袖子。风不再潮湿，不再雾气蒙蒙，它是刚刚好的轻快、温和。拂在裸露的肌肤上，和煦，飘逸，让人不由想要再贴得近些。夏天的裙子、短衫也就排着队，在衣柜里等待着自己狂欢的季节了。

如果说夏天是一场热烈的恋爱，那么初夏应该就是暗恋的味道。是那个边走边忍不住的回眸，是明明从没交过言，却当对方的影子出现在视线里就忍不住地眉开眼笑。

一切都尚未开始，美好的因为没有经历过而在想象里更美好，伤害因为没有经历过而丝毫感觉不到疼痛。是在初夏里想象酷暑里咬一口，又红又沙的大西瓜，汁水四溢的甜蜜；是春天那朵最艳的桃花结成了小毛桃儿，让人期待光明的成熟；是秧田里绿油油的禾苗抽着稻穗，积攒着阳光等待秋季的丰收。

初夏，是春的延伸。它漏着温柔的光，告诉你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甜蜜……

一架子的书
一架子的梦

徐长顺

我的很多学生家里有很多的。书。不只因为他们的老师家里书多，也不只因为我让他们多读书。

我的这些学生很喜欢书，家长舍得为孩子买书，自然家里收藏的书也多。但如果只是孩子看的书，即使拥有很多也是远远不够的。不是这些书无价值，是家长们忽略了购买孩子和大人可读的书。

有一个学生告诉我，家里有很多的书，他每天都抽出一本读上几页。书多了，不可能全部认真读完，他的父母说孩子只是每本大概读一下，了解一下书的内容。结果是他见识过许多的书。知道一些书的精华，一些重要章节，都能说出一点自己读后的感受。有一阵儿，我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读书。甚至要求他们一周或者一天读一本书，只要了解一本书的内容，当别人说起这些书时，能接上话便可以。我还规定他们在不影响学习的基础上，用150个字写一下书的主要内容，也可以写得长一点，加上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或者读后的感想。

另外一个学生也告诉我，家里有很多的书。一些书从来就没有看过。想看没空看，拿起来又丢下了。我说：“你可以一本本看个大概。”我便介绍了快速阅读的方法。他试了，效果不错。

一个再忙也读了很多书的孩子，一个不觉中爱上书的孩子，看着家里一架子的书，有了一架子的梦。

买回来的书，现在不读，等待何时呢？

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学生家里的书越来越多，而大人们读的书呢？我以为和孩子一起成长，陪着孩子读一些书，还是值得的，大家试了便知道。

休息天，我走访了一些学生家庭，专门看了学生家的书架，也不得不说有点遗憾。我到了不少学生家，有的房子很大，书房很大，却很少看到大人看的书。也难怪，社会竞争压力大，大人很忙、很辛苦，偶尔有闲的时候，便自然会陪着孩子出外玩玩，他们已经很难静下心来读书了。

想到和孩子一起读书的话题，我想到一句话：“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，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。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——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。”

听听这位孩子的心声，家长们在欣赏孩子的成长中收获了快乐。有没有和他们捧着一本书，一同走进书的世界，享受读书的乐趣？

希望家长朋友爱读书。希望爱读书的家长也能收藏许多书，有的书就是为了孩子的明天而准备的，值得收藏的，有的现在就可以让孩子去读一读。

我不希望孩子看的书全是少儿读物或者考试用的参考书。那些成人书，有家长陪着和孩子一起分享，孩子的天空更开阔。让孩子接触点成人世界，没什么不好。

我是一个写书的，这几年主要为孩子而写。希望自己所写的书，不只大人喜欢，孩子也喜欢。我这么做，就是希望孩子读书时，能有家长的参与。书店里有许多这样的书，家长帮孩子买书时，不妨也能站在自己的角度，买一点适合家长、孩子共同阅读的书。

我有一个学生，父母都挺忙，据他们介绍，每天都会抽出十分钟，和孩子一起读书。别看这短短十分钟，一年、两年坚持下来呢？

不是每一本书都需要读的，但每一本适合孩子看的书，都将引导孩子进入丰富的世界。如果家长也喜欢这一本书，又和孩子一起在一个静静的时光，在书的字里行间散步，多年后孩子长大了，回忆不是很美么？

蕊珠如火一时开

李陶摄



小满

罗倩仪

“小满江河满”，这是从小常听母亲说起的话。

小满之后，雨水渐丰，家乡的小河水涨船高。一条小桥连接着我和外婆所在的村庄，每每经过小桥，都会留心桥下的流水。河水涨满，我过桥的步伐便小心翼翼起来。外婆的家门口也有一条小河，她总会让二舅撑着小船，带我逆流而上，去捉鱼捕虾。河虾鲜美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园中桑树壮，棚里菜瓜甜。村头有几棵桑树，小满之时桑果成熟，红得发紫。那是小孩儿极爱吃的食物，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着一起摘来吃，在嘻嘻哈哈间，酸酸甜甜的桑果尽入腹中。那时，后山荔枝园里的荔枝也开始成熟了，红艳艳的挂满枝头。于是，小伙伴们又嬉笑着转移阵地，到荔枝园摘甜甜的荔枝吃。儿时，流行一个关于荔枝的谜语：红布包白布，包布包珍珠，珍珠包和尚，形象之极。

傍晚，喜欢和母亲一起到菜地里忙活。此时，青菜、卷心菜、莴笋、黄瓜和番茄都到了收获的时节。最引人注目的，当属西瓜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吃一口甜丝丝的西瓜，立马感觉身体凉丝丝的，十分痛快。没有种西瓜的人家，便在地里摘黄瓜、番茄，再用溪水一洗，便坐在阡陌上吃起来。天高云淡，瓜果清爽，悠然自得。

“小满雀来全”，青天下听得见各种鸟儿的啼唱。还有一个多月，水稻就成熟了。布谷鸟仿佛闻到稻香一般，飞上飞下，相互追逐，发出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的欢快鸣叫。麻雀在树林里忽聚忽散，屋檐下的燕子在黄昏里飞翔。

听说，有些地方有在小满这天食野菜的风俗。我的家乡倒是没有任何关于小满的习俗，但这时屋后蜗牛山上的蕨菜已纷纷冒出来了。村民三三两两地到山上摘蕨菜，把蕨菜洗干净，撕开，放在盆里浸泡两三天，捞出来用豆瓣酱一炒，鲜美可口。有的人哪怕已搬到县城居住，每到这个季节都会开车回来，到山上摘几捆蕨菜带回去吃。

我喜欢小满，河虾鲜、菜瓜甜、鸟儿鸣在林间，小小的幸福盈满心田。

山河故人

王太生

山河是故人，从前的故人，尤其是那几座年轻时爬过的山、几条趟过的河，它们还在那儿，还是那么年轻。

20岁，我去了黄山。攀天都峰，在山巅看脚下乱云飞渡；穿过云雾，将薄衫淋透；倚在一块大石上，面朝那棵“梦笔生花”树。在夜晚的山中，我和一群人坐在石头上唱歌。

多年后，再去皖南，从它旁边经过去宏村，夜晚投宿在一位黄山挑夫家里，遥望夜幕中的大山，如故人，在隐约的天际云隙里，低头不语，凝神注视，大山应是认识我。

有些地方，你若再去，景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，物是人非，但山河如故。《儒林外史》中的马二先生，半生巡游，多年之后再回金陵时，从前的那些人，那些聚首，都已不见，只有风景如故。

寻访武夷山，是坐一列绿皮火车，从厦门出发，一路走走停停。火车停靠在一个记不清名字的闽北小站，我站在站台上，呼吸着闽北山区的新鲜空气，听到天空云层里传来布谷的啼叫。

山中石充满灵性。石的形状、厚度和高度，对应你的心胸和目力；石的纹路，是你所走过的人生轨迹。一个洞穴透着凉意，一方石桌，几只石凳，那是修炼之人留下的痕迹。消逝在山中的人影，晨昏之间，山岚雾霭，冷热交汇，升腾的袅袅雾气，是大山给予寻道之人的精神慰藉。

中年看山，与少年不同。少年的山是青山，中年的山是秋山，抱膝闲看，听山中松子落地地重游，山河成了故人，身形未变，绿苔痕又厚了一寸。

我曾固执地认为，到一个地方旅行，去一次就够了，如果觉得它有意思，可像牛一样，留在胃中反刍。再去的地方，原先的意境和印痕不见，多了荒芜和苍凉。

少年看水，与中年也不一样。少年满眼是生命的浩淼大水，以及远处船头暗夜中的那一盏渔火，中年看到的是大片光明夹杂着从树上落下的花瓣，随水流逝。

19岁，我在扬州看运河里的船，小火轮轻吐淡烟，恍若觉得它们是从古代驶来的一支船队。后来，我随父亲搭乘一辆解放卡车，回洪泽湖北岸的老家，那是冬天，朔风灌进脖子、裤腿，人像虫子一样蜷缩在车厢里，车子从高架缓缓地爬上运河大堤，我透过车厢挡板，看到运河里的船，以及拉纤的船夫。

见到洪泽湖时，一片大湖，对一个喜欢写作的年轻人来说，是一种隐喻，让人觉得湖上的双桅船是静止的，水天一色，湖又像是大地上的一双眼睛，飘过如梦帆影。

关于湖，我诗意地想象，浩浩的生命之流，奔泻于纵横山溪。一股来自唐诗宋词，一股来自江南丝竹。美丽的夜晚，点点繁星是灿烂的文化，从轻轻吹拂的天籁之音里，听湖上古老的渔歌。

那时候，我心里老想着骑一匹马上山东，因为我的老祖母、二伯住在济南城里。骑一匹马，上山东的最佳路径，是沿着京杭运河一路北上，经过秦少游、汪曾祺的秦邮驿，走过韩信的胯下桥，吃罢刘邦故里的狗肉，过了徐州，我大概会迷路，这时会碰到一位豪爽的山东大汉，热心指路：一直往南通泰山、曲阜，向左往中原。济南看过老祖母，顺便去涿口上看黄河。黄河是一个人必看的河，济南城我去过两次，第一次是陪父亲去，老祖母还在；第二次再去，老祖母不在了，黄河古老而年轻。

一个人的精神原野，总得有几座山，几块开阔大湖做背景，衬托出行旅底色。

在江南，从无锡坐船渡太湖，经由湖州入运河，辗转杭州的水码头，下到西湖去泛舟。岛上的那个湖心亭里，坐过明朝雪夜看风景的张岱，一座默不作声的古亭，也是山河故人，记得那几个人在下雪天出门的人。

我也曾在雁荡山中转悠，仰面读山中巨石上的文字，泛着幽光的山体，横生一种气势，是在读山河这部大书。

这些山与河，都是我生命过往中的故人。年轻时拜访过它们，山依旧，河依旧，它们从未改变，改变的是人，人的目光和心态。

前几年，读汪曾祺的一部散文集《山河故人》，书中收录了先生怀人忆旧系列散文。文字里，认识了他儿时的家庭成员和学校教员，故乡街巷店铺和坊间奇人，还有昔日西南联大那些气质各异的师生，以及在战乱年代仍有趣地生活着的人们。

有趣地活着，生炉煮饭，烹水泡茶，袅袅升腾起人间烟火，让人觉得生活的欢愉与美好。

在天地间行走，爬过的山、涉过的水，是一个人的私人地理，那些地方风景如画，民风淳朴，又魅力如斯，它们还在原处，等你重游。

山河如故人。